

那是青春吐芳华

马玉荣

邓连成，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军医，她用32年时光在雪域高原书写了一段人生传奇。如今，许多认识她的老兵一提起她，依然赞不绝口。

1953年10月，邓连成从川西军区卫生学校毕业，被分到当时的西康省后方医院，当一名实习医生。随之，开启了她在西藏工作的征程，这一干就是32年。

这32年，却是她人生最美的一段芳华。

在工作单位几经变动后，1957年7月，她正式参军到西藏军区某部卫生队，成为一名军医。从此，这个汽车团也正式编入了一名女兵，且是当时唯一的女兵。

偌大的军营，两千多号男子汉的天空，开着一枝美丽的花，那是一道怎样的风景？是欢腾，更是一段激情的岁月。出操、训练、在队列中，她与男兵一样“一、二、三”的呼喊，她，就像汹涌波涛里的一朵浪花，被巨浪高高举起。时过不久，她这枝花被团机关周参谋独摘，让众人都羡慕不已。

如果说女兵生活是一种浪漫，那一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如果说女兵是军营的一道风景，那一定还要具有男军人的坚韧！女军人不是花瓶，需经风雨，更需刚强与果敢。

那时在拉萨刚建成的营区，生活、工作环境都较差，物资奇缺，水、电难以保障，她要同男军人一样面对困难，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邓连成住过帐篷、仓库、药房、储存室。她值班、巡诊，看病人，同男医生一样，一项不落。

当时团卫生队只有十来名医务人员，她用柔弱的肩膀挂着药箱晚上逐个连队巡诊，偌大的营区，一次巡完，要一两个小时。夏

天还好，冬天寒风刺骨，深夜，她巡诊完回寝室后，手脚都冻麻木了，只好用暖瓶的热水反复暖脚才能入睡。

她爱兵，对兵好，医术也高明，深受官兵尊敬。她特别能吃苦，官兵给她取了个“邓牦牛”的雅号，因为高原牦牛耐寒、吃苦、贡献大。这称呼听起来虽不雅，但却是对她特别的褒扬。

1969年7月的一天，战士董瑞泉意外摔伤，伤势十分严重，失去了知觉。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送进团卫生队，经邓连成医生抢救后得以苏醒，他紧紧地拉着邓医生的手一个劲地道谢。而邓医生几个小时也没顾上喝一口水，她看到苏醒过来的董瑞泉，才重重地舒了口气，虚弱地坐下来自言自语道：“这下好了，终于脱离了危险。”

警卫排战士朱胜恒，在一次军地举行的大型活动中，由于长时间没补充食物和水分，下午回部队后喉咙已难咽下任何东西，并伴有高烧。战友们立即请来了团卫生队邓医生，经过紧急治疗后朱胜恒病情稍有好转。半夜时分，朱胜恒模模糊糊感觉身边有人，睁眼一看，是邓医生正在为他物理降温，看护他的战友说，邓医生已守护他近大半夜了。朱胜恒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好半天才讲出话来：“谢谢您，邓医生！”邓连成连声说道：“没事的，好好休息，过一两天就会好！”

邓连成总是把官兵当亲人，视战友为兄弟，在全团是位口碑极好的医生，“邓大姐”是全团官兵对她的尊称。

一次，邓连成随车队到边防执行任务，她同男兵一样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顾不上休息。车队到兵站时已是晚上，她顾不上休息，一台车一台车逐一巡诊。她说：“车是汽车兵

的武器，我的任务就是保证汽车兵的身体健健康。”路途遥远，又是冰天雪地，没有一草一木。车队途中休息，她要“方便”，车队全体人员下车集合朝一个方向，形成一道屏障，让她在战士们身后“方便”。

这种场景，是故事，仿佛又不是故事。一趟任务近十来天，别说洗澡，就连洗脸洗脚的热度都成问题，对一位女兵来说，生活不便与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她却轻松坦言：当兵哪有不吃苦的道理。

作为军人她无怨无悔，但作为母亲她有太多的遗憾和愧疚。

1957年11月，已有8个月身孕的邓连成与另一位团领导家属乘卡车从拉萨出发，经一周的长途跋涉，呕吐、恶心、高反，折磨得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才到达西宁，又再乘火车到成都，到成都后很快就在部队医院生下男婴周保成。由于在成都市区无亲无友，邓连成生下儿子没几天，只好搬到旅馆暂住。一名产妇，刚生下孩子，只能住在旅馆，生活的不便难以想象，那种苦，没几人能懂。大约又过了十来天，才被父母接回娘家休养。

邓连成生下儿子第33天后，就告别父母及刚出生的儿子，恋恋不舍地踏上了返藏的征程。那种钻心的酸痛，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1959年4月，邓连成又回成都生下女儿周静。由于特殊年代，她这一走就是四年，两个孩子先后在娘家、成都保育院、八一校待过，由于西藏交通不便，孩子与父母只能靠书信联系。辛酸、担心、挂念，只有她自己清楚。

邓连成，西藏工作32年，她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眼前，她的青春，她的芳华毫不保留地献给了西藏，她堪称军中女神。

紫外线

牧民洛桑乔迁新房

余凤

看着婚纱般洁白的新房
洛桑比当新郎还要紧张
当年磕长头去过一次拉萨
他还记得布达拉宫也是这般模样

这个老牧民的一辈子
习惯了黑牦牛帐篷撑起的黑色天空
从童年开始，帐篷
就是见证炊烟和爱情的摇篮
不离不弃，忠贞得
如同祖辈们虔诚的信仰

帐篷太薄，就盖上一层大雪
帐篷太冷，就烧点牛粪取暖
洛桑的孙子，也跟着帐篷
到处流浪，习惯了
帐篷破孔里漏下寒冷的星光

面对藏北草原魔鬼般的狂风
帐篷就是脆弱的羔羊
洛桑的儿子，骑马追赶被刮跑的帐篷
把腿摔断
成为洛桑心头难以愈合的创伤
党派来的援藏干部
胸前的镰刀锤头徽章自带阳光
红色的笑容
翻译着来自北京的春风
架起了比新袍子还温暖的桥梁

新房子用水泥浇筑
足以抵御最凶的野狼
不怕冰雹、雨雪和风霜
这种房子，洛桑做梦都没想过

拿着新房的钥匙，像举着黎明的火炬
牧区在千年沉睡中醒来
蜕去了原始与落后
以穿越的姿态
把小康社会的大门重重敲响

告别会走路的房子
也就告别了昨天
后来，越来越多的新房子组成了新村
牧区的腰肢系上了柏油路
洛桑的孙子用汽车代替了骑马
在新房子里
娶回了新娘

天边牧场



云丹卓玛摄

童年像一首婉转的乐曲，轻灵飘逸悠扬动听，童年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多彩斑斓引人遐想，童年如一束栀子花在记忆深处散发淡淡清香。因为童年成长在农村，如今却生活在城市高楼丛林，无比留恋童年乡村生活。时光荏苒，我们跨过天真的童年，迈向蓬勃的青年，回望过去，总有一串串难以抹掉的印迹。

童言无忌，童趣盎然。二十多年前，刚记事那会儿，农村用电还不是很普及，夜晚家里靠煤油灯照明，油灯放在桌子上，扑闪着火星子，露着黄色的光，散发着特殊的味道。父亲借助这束光，摆弄他的农用器械，母亲借着这道光，织毛衣、纳鞋底，忽然，家里那只小猫跳上桌子，在煤油灯旁左嗅右闻，屋里光线被猫挡住后，顿时暗淡下来，我在一旁大惊失色，稚气地喊叫：“快看啦，猫把灯吃啦……”大家先是一愣，转而哄堂

大笑，多少年来这件事被家人传作笑谈。

无拘无束，童心可贵。野地里偷花生、逮蚂蚱，烤红薯，滚一身泥，玩一身臭汗，“80后”的童年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不仅有那一桩桩糗事，还有异想天开的野性，活泼自然的灵性。

有一年夏天，暴雨如注，河水涨了不少，河床边的水草也被河水淹没了。雨停了，小伙伴们到处转悠，“这边有鱼啊”，眼尖的大牛喊了一句，哥几个眼睛冒光，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难忘童年

郭暉

撒腿朝河床边跑去。望着几条野生鱼在水草里挣扎，大伙扑通一下跳进水里，又抓又捞，几个人合力抓住了一条鲫鱼，这时候，水草里还有几条鱼甩动着尾巴，使劲往水草里扎，“假如再抓上几条该放哪呢？”有人发问。“回去拿桶来装吧！”黑子答道。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连说：“不用。”随即脱下裤子，把两个裤腿系紧，裤管中先灌点水，把鱼扔进裤管后，派一伙伴拿好。大家又猫腰钻进水里，不到一小时就抓了好几条鱼，拎着战利品兴冲冲回到村里，乡亲们

见了我们装鱼的工具竟是一条裤子，连连称赞：“这些小屁孩，点子真不少。”

童年有喜悦也有酸楚。每当学校收学杂费时，就是我最头疼的时刻。向母亲要钱时，她轻轻的叹息声和为难的眼神让我心如刀绞，“一定要自立”，我在心里默念道。邻村废品站收购玻璃，闲暇时我常常约上小伙伴们捡拾玻璃碎片卖，所得的钱，用来买些学习用品，这样我向家里要钱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有一次，和伙伴们抬着一袋子玻璃往废品站走的

时候，他因为抬不动，袋子突然从手里滑了下来，我顺势抓住了袋子，手却被玻璃扎出了血，钻心的疼痛让我真想放声大哭。回到家，母亲看到我淌着血的伤口，爱抚地把我搂进怀里，眼里噙满泪花说：“儿啊，都怪咱家穷啊。”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看到母亲忙累了，我会挽起袖子帮忙洗衣、做饭，还记得第一次洗衣服时弄得满身都是泡沫的滑稽，第一次炒米饭竟然把油盐酱醋撒了个遍……

童心、童趣、童真，童年是纯真的，童年是美好难忘而值得回味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孩童时代的艰辛生活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品格，是我成长中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动力。在学校，我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勤工俭学先进个人，参加工作后，我入党立功，这些荣誉与成绩的取得，与从小吃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